

文史叢刊①——西安事變珍史之一

西安事變

的前因後果

西安事變

的前因後果

知不足齋

PDG

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266-3247
傳真(02)2266-3261
土城市中央路84-137號B1
(土城市永安街28巷6號)

文史叢刊①

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

著者：右軍

發行人：唐鴻英

總編輯：王進祥

出版者：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樹林鎮啟智街82巷5號

電話：(02)682-3559 / (02)682-3508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108號

發行者：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0149836-6號 / 唐鴻英帳戶

責任：缺損 / 錯頁・保證更換

版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初版：中華民國77年3月20日

定價：平裝乙册新台幣150元整



目 錄

(一) 兩句口號和一曲流亡歌聲

..... 一一〇

一個說理一個罵人

一言不合都是混蛋

說一個罵人的故事

從紫羅鎮之役說起

利用民心大肆宣傳

高福元從陝北釋回

蔣鼎文巧遇周恩來

(二) 老毛三次投降與張楊化敵爲友

..... 一一——二四

張楊之間並不愉快

毛澤東第一次願降

邵力子掏出一封信

要我轉呈給蔣先生

誤認蔣氏另有打算

整軍之下待遇不公

安排剿匪軍事會報

會報席上發言激烈

張散會後大哭一場

(三)「先下手爲強」苦了張學良……………二五——四〇

在綏署召開秘密會

于學忠的最後勸告

立刻出現解放日報

張不示弱蔣更強硬

閱蔣日記張大感動

外電所傳搞錯對象

不解東方人的觀念

張楊放屁共黨喘氣

蔣氏亦得遷就輿情

孫蔚如的一番建議

張楊差點大開殺戒

(四)混戰民政廳扣押彭昭賢一幕……………四一——五〇

事變前夕的大宴會

槍聲大作電話中斷

出了大事非同小可

室內鳴槍驚險萬狀

綏署部隊胡亂互轟

與孔從周一段往事

一天經過無奇不有

(五)彭昭賢被扣中拒任陝省主席……………五一——五八

捉我無法請我不去

拒絕出任陝西主席

李志剛來替彭解圍
滬上名醫古道熱腸

節餘公款一介不取

(六) 在張學良眼中的蔣百里先生……………五九——六九

西京招待所的清晨
蔣百里高聲誦詩句
一切都是力量問題
由張陪同見委員長
邵元冲與某位將軍
張學良來去何匆匆
請蔣移住楊虎城寓
蔣百里是無名英雄

(七) 由彭昭賢、孫蔚如說到樊崧甫……………七〇——八一

愉快興奮中的熱淚
黃旅長洛陽城告密
大陸易手未得逃出
硬保縣長歎難如命
馮欽哉來遲了一步
孫蔚如知恩不忘報
有意做個順水人情
彭樊兩人大拍桌子

(八) 楊虎城不免一死的内幕……………八二——九六

從蔣氏五十大壽說起

壽辰前半月曾遊華山

電召楊虎城杭州密晤
楊氏出國後常發牢騷
抗戰軍興楊虎城返國
蔣氏召見杜續韓三人

蔣先生對楊推心置腹
蔣氏認爲楊不知自愛
彭昭賢反對省府改組
野心難泯杜斌承送命

(九) 彭昭賢所知的蔣張親密關係

……………九七——一〇四

張學良呼蔣爲老先生
張親口講的三個故事
事已過去再談已多餘

張氏有資格穿房入戶
重溫一遍蔣先生訓詞

西安事變珍史第二輯

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

右軍著

(一) 兩句口號和一曲流亡歌聲

筆者年前由香港到日本，因為住的日子比較長，閒暇時便常去探訪兩位老朋友，想從他兩位過去本身所親歷的往事中，請教一些有關西安事變的真正內幕，寫點雜文以饗春秋之廣大讀者。雖然春秋雜誌在近幾年中，已先後刊登過幾篇有關西安事變及張學良將軍的珍貴紀述，但我仍覺得不夠深入和詳盡，既然有機會，所以我便不憚煩地再做點補充工作，結果是大有所獲。

我所說的兩位老友，一位是在日本講學、有「瘋子」之稱的苗劍秋先生；另一位是國府行憲後首任內政部部长、現在東都隱居的彭昭賢先生。

一個說理一個罵人

苗氏當西安事變時，正担任着張學良將軍的機要秘書，同應德田、高崇民、陳旭東、鄧銘九等一班人，在那個時期都是張氏左右的親信人物，苗氏不但是西安事變的策動者之一，而且還是張楊通電的起草人。

彭氏那個時期是陝西省的民政廳廳長，和當時的省府主席邵力子，皆為蔣先生派在西北負責任的人。

彭氏是莫斯科大學出身，為我國極少數的「蘇俄通」。他早年在莫斯科留學時，就和彼時赴蘇俄考察的蔣先生相識。在國府的當代政要中為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之一。他自東渡扶桑後，一直在東京閉戶讀書，每日以種菜澆花為樂，除二三友好偶爾過訪外，很少對外往還。

有關彭氏半生的政海生涯，其可歌可泣、可記可傳之處至多，我準備另文加以詳細介紹。唯對於我們這位有「瘋子」之稱的苗先生，他究竟「瘋」到了什麼程度？我覺得有首先加以說明的必要。

彭、苗兩氏都是澈底反共和極端的愛國主義者。他們都堅決相信，共黨政權必敗，中華民族必興。而到處以說教的精神宣佈大陸的暴政，和鼓勵青年們的愛國思想。其中唯一不同之點是：彭先生用的是說理方法；苗先生則出之以「罵」。

一言不合都是混蛋

譬如以策動張漢卿將軍與陝北合作抗日這件事的經過來說，在那年雙十二的若干日子以前，某日公餘之暇張和苗一室相對的時候，苗氏忽然很鄭重的對張說：

「我對於當前的剿匪政策有一點意見，不知道副司令願不願意聽？」

張是知道苗氏的個性的，馬上對他說：

「我很願意聽聽你的意見。」

苗說：「在日本軍閥侵略我國一天比一天加緊的今日，蔣先生還堅持什麼安內攘外的主張，我實在不敢苟同。我覺得陝北的共黨不過是癬疥之疾，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不斷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

張點了點頭，苗又接下去說：「依我的看法，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桿，同陝北合作對外。」

這時的張學良，腦筋裏尚無雜念，對於苗的說法很不滿意，於是便很不客氣的對苗說：

「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混蛋了！」

苗聽張罵他混蛋，立刻站了起來把桌子一拍，大聲地說：「你才混蛋呢！放着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內戰，你憑什麼資格罵我混蛋？」

苗一發脾氣，出乎意料之外的，張不但沒有冒火，反而心平氣和的笑了一笑對苗說：「你說得對

，我們兩個人都是混蛋！」

以上這一插話，雖屬舊聞，但爲千真萬確者，特順便的寫了出來，以証苗氏之「瘋」，確屬名不虛傳。至于苗氏在西安事變結束以後，曾經被監視了一段時間，到了抗戰勝利後，他纔以「日本通」的資格，隨同軍事代表團到了日本。

說一個罵人的故事

他來到日本以後，卜居于麻布附近一所很幽美的日本式小庭園裡。日本的國會議員和當朝要人們，因仰慕他的大名，時常請他去演講。可是這位苗「瘋子」，不但狂態不改，而且每次演講都是指着日本人的臉上「罵」！最奇怪的是，日本人專門喜歡聽他的「罵」，而且他越罵名氣越大，請他演講和寫文章的人也越多。苗氏早在軍事代表團結束時辭去了公職，在日本就靠着「罵人」的本領吃飯。彭昭賢先生有一天和我提起了苗先生，特別對我講了一段有關苗氏在日本罵人的故事，聽起來也非常有趣。

彭氏說：有一次是自由中國爲了同日本敦睦邦交，特派張岳軍先生爲全權特使，到日本訪問。我國駐日本的大使館人員，爲了表示對張先生的歡迎，特別在日本東京一家叫「椿山莊」的名園，舉行了一次招待張特使的「歡迎大會」。

那次集會被邀請作陪的人，除了旅居日本的各界僑領以外，苗「瘋子」也是被邀作陪人員之一。

當宴會開始以後，在賓主方面照例的是有人出來說幾句話。但誰都知道，這些被請說話的人，向例都是運用「外交詞令」，應酬一番，很少有人不識趣在這種場合對貴賓加以指責而大煞風景的！

然而，這位「瘋子」卻不管這一套，他是有話必講的。當張岳軍氏說完感謝主人的話剛剛就坐，苗就站起來講話了，他說：

「請張先生原諒我，我現在同你講話是爲公不是爲私。我請問張先生，中國丟掉了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拋棄了大多數的同胞，使他們過着被共黨奴役的生活，是誰的責任？以你和蔣先生的密切關係來說，誰也比不了，你爲什麼不對蔣先生說話？你只會作官，今天你有什麼資格同僑胞們說話？」

苗氏這番「瘋」話一發表，使宴場上的情緒立刻騷動起來，尤其是主人方面覺得特別難堪！還虧張特使有經驗、有涵養，善於應付場面，立即站起來答覆苗說：「苗先生責備兄弟的話很對，我是誠懇的表示接受。」這樣才算勉強的應付了這個局面。

我費了許多筆墨來介紹苗先生的用意，不外使讀者諸君能瞭解苗是一位「心地光明、行爲磊落」的漢子。足見他當年的態度和共黨合作抗日，以及今天他堅強地站在反共立場上，大聲疾呼的闡揚反共理論，同樣的，他的動機都是出於純良的。

事實可以証明，在共黨狐狸尾巴沒有完全暴露以前，不但苗氏上了當；就是其他成千成萬的聰明智慧者，又何嘗不是中了共黨宣傳之毒！可惜的是，若干上當的人，到了今天還不能像苗先生這樣追求真理和改變態度。

從紫羅鎮之役說起

閑話表過，言歸正傳。自經過張苗二氏那次不愉快的對罵「混蛋」之後，緊接着東北軍在西北的勦匪工作，便在陝北的甘草店受到一次致命的打擊，使張學良將軍在心理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陝北有名的「紫羅鎮之役」。

原來那時中共軍隊經過長期的逃竄和流亡後，集結在陝北一帶的總兵力不過三萬人左右，而且大部皆集中在瓦寨堡一帶，對中央的團勦大軍，採取着防守的姿態。

中央軍這一方面呢，南由關中起，北至榆林止，東起自黃河兩岸，西達平涼、固源，在這中間地區佈置的兵力約計數十萬之衆。而此刻的東北軍却担負了對中共軍隊作戰的正面任務。

東北軍的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原是在西峯鎮一帶駐防，有一次他奉令指揮第一零九師牛元峯部和第一一零師何立中部，這兩個師共計有二萬四千餘人，由甘草店方面向紫羅鎮的共軍出擊，和中共軍發生過大規模的遭遇戰。

當時中共的軍隊，若打陣地戰絕不是東北軍的對手，但如果是打運動戰，則東北軍又不是共軍的敵手了。在那次作戰中，東北軍這兩師人竟被共軍四面包圍。奇怪的是，包圍東北軍的中共軍，並不是用槍炮子彈向東北軍進攻，而是用兩句動人的口號，和一曲響遍原野的流亡歌聲來感動東北軍，這首歌詞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讀者諸君或許還記得的。結共中共的「苦肉

計」大奏膚功，有若張子房在九里山「悲歌散楚」一般，使東北健兒聞歌悲泣，自動地放下了武器。在這一役中，沒有等待正式交鋒，這兩師東北軍便因國仇家恨，齊上心頭，無心戀戰，而全軍覆沒了！師長牛元峯、何立中以及一一零師參謀長裴煥彩等，都在陷入重圍後拔槍自殺。在八名團長中，有六名自殺，只有一名逃了回來，另一名叫高福元的却被共軍俘虜過去了。

這次東北軍的成仁盡節，可謂無愧於蔣先生的栽培。可是談到撫卹呢，數目不但少到可憐的程度，而且發下來的日子又遙遙無期，以致東北軍的眷屬有許多人流落在甘肅平涼一帶，景況淒涼！這些話傳到張學良的耳中，未免要使他發生今昔不同的感想，而造成了他和蔣先生之間誤會的開始。

利用民心大肆宣傳

另外的一個因素是：日本軍閥也恰在這個時期，對於長城口及百靈廟一帶發動了一次規模空前龐大的侵畧式進攻。那時扼守在長城口及百靈廟一帶的我方守將宋哲元和傅作義等，都統率所部奮起抵抗，也給了東北軍將士們一個心理上的刺激！而使他們認為：「他們的推行勦匪任務，是一項違背全國人心的舉動。」因為此刻在全國同胞方面，爲了響應傅作義軍隊的作戰，除了高呼「救亡圖存」、「北上抗日」的口號外，並在全國各地發起了一片支援前線的行動。在中央方面既有朱子橋將軍（慶瀾）發起組織的「中華民國全體國民抗敵後援會」；在華北方面又有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朱霽青所組織的「敵後游擊總指揮部」。全國人民對於抗日運動已進行得如火如荼，勢難遏止了。

當時困處於陝北的中共軍，無疑已瀕臨日暮途窮之境，但他們看到了人心可以利用，便馬上宣佈「停止內戰、北上抗日」的主張；及向全國同胞表示他們願意停戰議和的意向，以圖絕處逢生。

在其他部隊方面，共黨這種宣傳政策也許不致於發生太大的影響；可是對於東北軍就不同了，中共軍只要喊出「打回老家去」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兩句口號，再加上那一首流亡時代歌曲，便足以整個瓦解東北軍軍心。

我們不要看輕了共黨當時對東北軍所用的這兩句口號和一首流亡歌曲，在那時每當有人引吭高歌這首流亡曲時，東北軍一聽到這種動人的詞句，和那悲慘淒涼的腔調，大都是熱淚直流，無法控制從內心裏發出來的悲憤情緒！如果說楚漢相爭之際，因張良的簫聲吹散了項羽的八千子弟兵而造成了項羽覆敗的結局，那麼，東北軍紫羅鎮之敗，就不能說不是受了這兩句口號、一首歌曲的影響！

高福元從陝北釋回

前面提過的那名被中共俘去的東北軍團長高福元，和另外一些被俘虜過去的官兵們，他們被押解到陝北以後，共黨就派出大批人馬對他們全力進行統戰工作。所用的說詞，就是什麼「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一類的話。據說，中共幹部在對高福元談話中，知道了高和張學良將軍有師生之份，而且和軍長王以哲的關係更比旁人不同，於是便緊抓着高福元，使出諸般手段，使高氏作了推行統戰工作的最佳工具。

中共的政工人員告訴高福元，說他們願意接受政府的改編，和東北軍併肩作戰，以抵抗日軍的侵略。此外，他們並拿出許多假造的文電來，以証明蔣先生的「安內攘外」政策，其最終目的完全是爲了「消滅雜牌」，而包括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楊虎城所部）在內。

另外，毛澤東、周恩來和在陝北有「活曹操」之稱的傀儡邊區主席林祖涵，以及那時在陝北辦「紅軍大學」的林彪等，都分別和高福元見了面。這些人一口一聲的稱呼高爲「高先生」或是「高同志」，而使高福元飄飄然的忘了身在何處和自己是一個怎樣身份的人！

高福元在共區裏住了一段時間，他們覺得他已經可以利用了，才把他放了回來，並和他約定了連絡方法和通訊的暗號。

中共人員非常明白，像高福元這樣的「東北白帽子」，如果在短時間內同他談「馬列主義」，他是不會有充份瞭解和能够接受的。於是便以瞞天過海的手段，專拿出一套「停戰抗日」的大道理來使他上當。高福元回到西安之後，立刻去見王以哲軍長，把他在陝北經歷的一切事實向王氏提出詳細的報告。他們兩個人前前後後的一共密談了許多次。

蔣鼎文巧遇周恩來

王以哲接受了高的意見——其實是共黨的統戰政策——立刻又找機會對張學良將軍作了幾次詳細的報告。張氏聽王以哲講了之後，並不像對苗氏那樣罵王爲「混蛋」，反而特別的召見了高福元好多

次，並秘密委託他担負了和陝北連繫的任務。

不久之後，陝北方面居然派來了兩名高級連絡人員向張學良切取連繫。爲了對外保持高度秘密，這兩個人張氏都招待他們住在西安城內金家巷官邸裏面。

等到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周恩來和彭德懷先後都到了西安，也同樣住在張的公館裏。

這件事本來外面沒有人曉得，當事變後的第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張氏爲了請蔣鼎文（銘三）將軍去洛陽對中樞有所解釋，特別由西京招待所（中央大員的臨時俘虜營）把蔣鼎文請到金家巷和他見面。當蔣辭別張氏走出來的時候，一走出小客廳，就劈面遇見了周恩來。他們兩人那時的地位，一個是「座上客」，一個是「階下囚」，主客形勢已大不相同。此刻只見周有意無意地笑嘻嘻迎上前來，同蔣握了握手說：「銘三兄！好久不見了，你好嗎？」隨後就走進房去。後來蔣一打聽，才知道周、彭兩人和中共派來的兩名連絡員（名字已忘記了）都住在金家巷裏面，那時已成了公開的秘密。這件事是後來蔣鼎文將軍告訴彭昭賢，彭氏又告訴了筆者，當然有百分之百的正確性，並非一般人的「牆壁虛構」可比。

自從張學良聽了王以哲、高福元兩人的遊說後，張在思想上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於是，在對外措施方面也就格外的放寬尺度，諸如：公開的收容「人民陣線」和招納「反動政客」，及放任所謂「救國會」，任憑他們對學校團體鬧揚抗日理論。

此刻參預張氏機要的人，除了王以哲和高福元以外，還有苗劍秋、高崇民、應德田、陳旭東、孫銘九等人。東北軍不穩的說法，就在這個時候被傳了出來。